

## 〈 金屬的溫度 〉

不知怎地，昨日凌晨，外頭鈴聲頻頻大作，大概是住在巷弄裡的緣故，小紀總覺得，聲音像是被硬灌進來似的，顯得格外響亮；聲響宛如木樁，不斷敲捶她的太陽穴，小紀輾轉難眠，翻過身子，抓起手機迅速滑了一下，三點十八分，沒有任何新的訊息，小紀心中忽地浮現被狠狠甩在後頭的不安感，她將手機扔回木櫃，收手的同時，順勢翻過身子，鈴聲隨著她翻身，轉台似的，一會兒從右耳跳至左耳，一會兒又從左耳換回右耳，弄得小紀最後索性仰躺，讓雙耳平均受力。

是 哪裡失火了？

還是 哪裡有人需要緊急送醫？

又 或者是 哪裡發生偷竊強盜殺人命案？

聽著迴盪在巷子裡的鈴聲，小紀忍不住揣測起來，而也正是這個猜想，讓小紀突然背脊一涼，真正意識到一件事，她發現自己竟然無法確認，這鈴聲到底是消防車、救護車抑或是警車發出的聲響——她用力閉起眼睛回憶，然而那短促尖銳步步進逼的聲響，讓小紀不禁愈來愈感到心慌；再睜開眼時，小紀明白了一件事，自己之所以徬徨，不是因為無法確定那究竟是誰發出的聲音，而是無法確定他們原本發出的聲音，和對方一不一樣。

「妳沒事吧？是不是哪裡不舒服？」對方的聲音讓小紀嚇了一跳，小紀睜開眼，一張稜角分明的國字臉，蓋章似的壓入眼底，這年近四十的男人，小紀在她心中暱稱他為「阿國」，是這層樓的樓管，儘管小紀今年「才」三十二歲，但她在這間百貨公司的鍋具專櫃，已經待了將近六年，也算是這層樓裡較為資深的店員，所以阿國才會有事沒事路過時，和小紀搭上幾句話。

注意到對方仍直盯著自己看：「沒有——」小紀趕緊細聲回應，倉促搖了搖頭，重新抓穩刀柄，將剩下的半顆馬鈴薯切成滾刀塊；由於是展示作用，步驟的間隔必須拉長，為避免馬鈴薯因氧化變色，小紀用刀面俐落盛起馬鈴薯塊，放入添了一小匙鹽巴的水中浸泡，接著從從下方的櫃子裡抽出一根紅蘿蔔。

「是嗎？我看妳剛剛閉著眼睛，臉色發白，好像快暈倒了。」阿國說，掀開鍋蓋，俯身往裡頭一瞥，挑起一雙濃眉，一臉驚喜說道：「今天是馬鈴薯燉肉啊——」

小紀覺得困惑，鍋子裡根本什麼都還沒放，為什麼他會覺得是馬鈴薯燉肉，而不是咖哩呢？大概是他比較喜歡吃馬鈴薯燉肉吧，小紀在心底默默做出結論，於是最後只吐出這句：「昨天晚上沒有睡好。」

小紀趁空去了一趟化妝室，除了想看一看在阿國眼中的自己，到底有多麼憔悴以外，也想把握隱隱約約的便意。

汗水碎散開來，滲入頸後的髮根，小紀滑動手機螢幕，十一點三十一分，正是人潮準備湧進的時刻；想著，小紀起身，拉起內褲和及膝的裙子，扭頭一瞥，儘管馬桶裡什麼都沒有，她還是按下開關。便秘第五天。雖然常聽女性友人抱怨排便不順，但安靜坐在一旁的小紀始終無法理解，為什麼自己分明飲食均衡，也鮮少久坐，卻依然會便秘呢？身體像是被不甘心的心情刺激，起了反應，一股尿意突然直往小紀的脊椎末梢竄去，她的後腦勺猛烈一震，趕緊將裙子和內褲一併脫下，重重蹲下。

小紀擠出渾身氣力排出尿液，並暗暗期待，或許能藉著這股力道趁勢追擊，把裡頭日益乾硬、猶如礮石一般的糞便一併扯拉出來，心想或許把這些多餘的東西徹底排除以後，人就能因此變得輕盈乾淨。

這一次，小紀看也沒看，按下開關，俐落扣上裙子，直直走出洗手間，來到鏡子面前，站定，深吸一口氣後彎身，湊近自己的另一張臉。宛如受到劇烈撞擊的強化玻璃，眼白上頭佈滿鮮紅色的纖細裂痕，小紀愈看愈覺得恐怖，用力眨了眨眼睛，最後，索性閉緊眼睛，想像一些足夠難過的事，設法讓眼睛趕緊濕潤起來。

「謝謝妳，麻煩妳了。」小紀對站在規板前發愣的女人說道，那女人比小紀小三歲，身材像酪梨，皮膚也和酪梨一樣，給人一種蠟質的滑膩感，但個性還不錯——也就是沒什麼個性，所以小紀在心底給了她一個可愛的暱稱：小梨。

「喔，不會、不會……」像是怕被別人發現自己在發呆似的，小梨瞬間睜大雙眼，一臉驚恐看著小紀；有那麼一剎那，小紀以為她也被自己眼睛裡的血絲給嚇著了：「不過……真的和大家說的一樣，小紀姐好認真，每次都這麼用心準備這些料理……」小梨一面說著，一面撿起規板上，皮只削了一半的紅蘿蔔；一半的紅蘿蔔在燈光下，反射出接近橘色的亮紅色光緞，另一半則依舊黯淡無光。

小紀走向她，接過她手裡的紅蘿蔔，小梨這才忽然想起什麼般，抖動全身的肉：「不、不好意思……我剛剛應該先幫妳把皮削好的……」

「沒關係，我習慣自己來。」小紀說，抓起削皮器，見她仍皺著一張臉，散發出酪梨特有的生腥味，小紀又安撫她：「反正時間還長得很。」

小梨聽了，這才眯起眼睛，笑著說：「那我先回去了。」

注視著往遠方滾去的鮮綠色酪梨，小紀不由得心想，自己三年前也曾經這麼可愛嗎？

小紀將不易煮透的紅蘿蔔放進微波爐，設定兩分鐘，開啓開關，放入豬五花炒出油脂，將切段的蔥苗和拍碎的蒜頭扔入爆香，如此可避免攝取過多脂肪，按照一般作法，這會兒，應該丟一把洋蔥增加甘甜味，但因為某個緣故，現在小紀料理時，總避免使用洋蔥；她將切塊的馬鈴薯從水裡撈出，攔在濾網上瀝去多餘的水分，轉身取出紅蘿蔔放入鍋內，將馬鈴薯倒進去——小紀心想，如果多一些人吃，還可以添些蒟蒻絲，接著加入幾匙醬油、200c.c.左右的開水，少許米酒和一茶匙半的冰糖；看見焦褐色的醬油積極咬住半透明的冰糖，不斷往嘴裡送的模樣，小紀趕緊抓起鍋蓋，蓋上的那一瞬間，一道身影像是鳳仙花彈出的種子般，猝不及防，忽然倒映在白鐵鍋蓋上頭。

小紀側頸的血管狠狠抽搐一下，連帶著太陽穴也跟著刺痛起來，小紀以為自己產生幻聽，用力搖晃著腦袋，搖晃的視線中，那道身影也跟著擺盪，等到小紀終於停止動作，才發現那道身影始終站得直挺挺的，動也沒動。

小紀慢慢轉動鍋蓋，發出既尖銳又挾帶著些微厚度、金屬特有的刮磨聲響，那道身影當然不會隨著鍋蓋而挪移半分；儘管中學時成績經常吊車尾，大學也被雙二一退學，但這是小紀頭一次意識到，原來自己一點也不聰明。

小紀決定好好面對那道身影。

顧不得發紅充血的雙眼，她皺起眉頭，專注盯著映照在銀灰色鍋蓋上的歪扭身影；由於背對著自己，小紀只能從體型判斷，那大概是一名中年男子，上半身穿著深藍色的襯衫，腰間繫著毫無個性的黑色皮帶，下半身則是略顯寬鬆的鐵灰色西裝褲，從各種款式看起來，應該是只有超過四十歲的男人，才會這樣搭配吧——關於男人，小紀對自己的判斷很有信心，儘管她的上一段戀情，距今已過了六年。

那男人站在掛著壓蒜器、開罐器、糕點刷、不沾鍋鏟和栗子型濾茶器等廚具小五金的白漆架子前，小紀疑惑，不曉得他在找些什麼，雖然那男人看似沒有任何舉動，但他確實在找什麼，對吧？否則，他就不會一直站在那裡，對吧？小紀不斷向自己提問。如果是平常，小紀一定會轉身，走到那男人身旁，問他需要什麼服務，但或許是昨晚睡眠不足的緣故，小紀遲遲無法動彈。

小紀只好開始想些無關緊要的事，沒有發現自己的眼底逐漸潮濕起來，

她思索著一個男人，爲什麼會在平日中午，獨自來到百貨公司呢？而且，還是廚具專櫃？失業了？又或者剛和老婆離婚被趕出家門？小紀忽然覺得很不公平，如果是同樣年紀的女人，擺在那個位置，往往給人淒涼悲哀的感覺，但如果換作男人，則頂多是一種孤單寂寥的氛圍。

所以現在，小紀盡可能捕捉那男人不時散發出來的悲涼感，冀求能逆轉這種想像。

不曉得觀察了多長時間，小紀突然回過神來，發現自己不知從何時開始，只在意那道被夾在柔軟金屬之間的身影，而忽略撥開皺褶，關心存在於裡頭，更爲實際的馬鈴薯燉肉；小紀將癱在規板角落的皮撥入洗手槽，打起精神，抓住鍋蓋把手，一瞬間他的肩膀，離自己的手背好近——小紀試圖屏住呼吸，從小腹把勇氣提撐起來，彷彿察覺到她的抉擇，只見那身影忽地翻轉過來，像是開啓另一個世界的輪迴，沿著鍋蓋柔順的弧度朝這裡走來，身形愈來愈巨大，也同時益發清晰，不斷靠近再逼近，像是即將撞碎鍋蓋、從裡頭走出來似的教人心急，但過了某一個臨界點，身影瞬間又鬆了一口氣般，徹底模糊開來，宛如被雨水浸泡過的報紙圖字難辨。

小紀下意識閉起眼睛，讓雙耳承受即將發生的一切，她可以清楚感覺到右耳慢慢失去知覺，左耳的壓力漸強記號似的逐漸加重，然後整副身軀也彷彿要被往左邊扯去，小紀使勁抓緊把手，像是試圖攬牢一尾不應該猛力去逮的鰻魚，等待那男人從自己身旁走過，離去，即使注視他的背影這麼長時間，小紀甚至連對方的臉孔都不願意一瞥。

但他沒有離開。

因爲閉著眼睛，所以小紀知道；也因爲閉著眼睛，小紀覺得自己，似乎快要被迫記起方才站在化妝室鏡子前，那些難過的事。

聲音堵在耳朵，像是哽在自己喉頭一般，吞不下，也吐不出來；如果世界是一間廁所，小紀此刻最想做的是，就是不斷、不斷按下開關。

男人遲遲沒有開口，只是靜靜站在原地，彷彿他現在面對著的，仍是剛才那座掛滿各類小型金屬用具的鐵架。

小紀睜開眼睛，發現世界其實一點都沒有改變，眼前那張臉，看上去和自己先前推測的差不多，四十歲出頭，一雙褶皺細緻的雙眼皮眼睛，從兩側夾著粗挺的山根，鐵青色的鬍渣讓小紀聯想到極地的苔原，肩膀倒是比金屬照映出來的還要寬廣厚實些。

他盯著小紀看，小紀也盯著他看，男人的眼白光滑濕潤，像是某種昂貴的金屬，看起來比自己還年輕，一剎那，她忽地疑惑，他到底爲什麼在這裡停下腳步呢？該不會也是要跟自已說：「妳沒事吧？是不是哪裡不舒服？」小紀想搶在對方開口之前反駁，鬆開鍋蓋把手的瞬間，男人突然將手臂打直，舉至小紀面前，手指開花似的緩緩舒展開來，躺在他掌心裡，是一個泛著溫潤光澤、作工精緻小巧的指壓型開瓶器。

愣了半晌，小紀才接過來，不知道他在手裡捏了多久，捏得多麼用力，小紀碰觸到指壓型開瓶器的瞬間，明確感受到殘留在上頭的溫度。

「我拿一個新的給您。」小紀說。

「不用了——」男人似乎發覺自己聲音太激動，立刻抓了抓耳垂：「這個就可以了……」

「那我幫您包起來。」小紀在心中暗笑，這麼大的人也會不知所措。

「不，那個就可以了。」他的語氣堅決，讓小紀的笑容僵在一半，男人掏出皮夾，抽出一千塊放在檯子上。

小紀仔仔細細用力握了一下，才交還給他，收起那張鈔票，並要他在這裡稍等片刻，專櫃這裡沒有收銀機。再回來時，小紀是用小跑步的，手裡抓著零錢和發票；不知怎地，小紀一直有一種預感，覺得那男人會一聲不響消失，直到看見他依舊直挺挺站在料理檯前，她才對自己的想像感到荒謬——畢竟怎麼會有人和錢過不去呢？

「不好意思，讓您久等了。」小紀說。

「不會……」男人接過零錢和發票，沒有確認便塞進皮夾，他試探性抬眼瞄了瞄小紀，等到小紀走回料理檯內側，才囁嚅說道：「那個……我……我剛才自作主張，把開關關掉了……」

他這麼一提，小紀才恍然想起，自己剛才完全忘記馬鈴薯燉肉的存在。

「啊……謝謝你……」小紀倉促向男人鞠了個躬，男人咧嘴笑了，沒有露出牙齒的笑容讓他更顯靦腆，他轉過身，低垂頭，似乎正看著那顆開瓶器，準備離開。

「那個——」小紀喊出聲音，音量之大，連她的耳朵也被嚇著，男人側過身子，開瓶器的反光，從他手掌的縫隙射向小紀，小紀掀開鍋蓋，露出牙齒，用潔白的反光迎戰：「您要不要試吃看看？」一陣濃煙竄起，刺激著小紀的眼睛。

小紀注視著他將馬鈴薯、紅蘿蔔和五花肉一一掃入嘴裡，儘管依舊沒有看見他的牙齒，但當他咀嚼的時候，小紀感覺自己也成爲了他的牙齒跟著搖晃。

「很好吃。」沒有等小紀發問，男人將食物吞下後便說，他的口吻，好像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。

「您覺得有哪裡要改進嗎？」小紀追問。

「不會，真的很好吃。」男人說，似乎欲言又止，小紀緊盯著他的眼神，讓他不得不繼續往下說：「我一直以爲妳們，都只是應付了事。」一時之間，小紀聽不懂他的意思。

「我一路走來，經過三個同樣賣廚具的專櫃，也同樣有料理區，但她們準備的食物，一個是不知道放了多久的發糕，另一個則是煎得過於油膩的蘿蔔糕，再不就是幾片破破爛爛的鐵板蛋豆腐，只有妳——」男人語速均勻，讓人不覺得他一口氣說了這麼多話，但他停頓的地方，讓小紀險些噎到，劇烈咳嗽起來，他定定看著小紀，將紙碗交還給她：「只有妳，和她們不一樣。」

說完後，男人轉身離去，小紀沒有聽見他逐漸消失的腳步聲，反倒聽見他把玩著指壓型開瓶器，金屬和掌肉摩擦的聲響；忽地，小紀將紙碗揉爛，像是失去重心似的，重重蹲下來，將自己藏在櫃檯底下，肩頭宛如水閘往中間關闔，感覺若不趕緊制止，存放於自己體內已久的聲音，就快從五孔七竅潰流而出。

周圍瀰漫著一股隱隱約約的菸味，小紀拼命忍住顫抖，並在心底拼命後悔吶喊：「早知道今天就煮咖哩了——」藉由這樣的自嘲，小紀總能奇蹟似的自我痊癒。

小紀想起她的上一段戀情，那時候她比小梨還年輕三歲，她的上一任男友，比自己大了將近二十歲，是個汽車零件中盤商，菸癮極大，經常菸不離手，最令她印象深刻的一次，是他們慶祝她二十五歲生日那天，他特地訂了一間有私人包廂的日式料理亭，結束後他送她回家，到家時突然下起傾盆大雨，雨勢之大，讓她覺得車窗隨時被捶碎也不稀奇，她心想不如要他今晚別下車了，但她怎麼也說不出口，因爲她很清楚他和自己見面的目的——是誰的生日根本無關緊要，就算是他女兒的生日也不會有任何差別。

他們像兩個頑皮的孩子，一起數到三，用力推開車門，衝進暴雨中，踩碎水花往屋簷下狂奔，他們幾乎全身濕透，一躲進屋簷，只見他立刻將手伸進西裝外套，從襯衫胸前口袋掏出菸盒，俐落抽出一根菸，擦燃打火機，藉著搖晃不

已的火光，看見廉價打火機上的色情廣告，女人的身體瞬間亮起，又旋即暗下，小紀突然想不起，自己當初是怎麼愛上這個男人的。

那晚結束以後，男人呼呼大睡，每次他來，小紀幾乎都睡眠不足，她很害怕那種黏膩的呼吸聲，卻不曉得該怎麼向他開口，小紀心想，他肯定會說：「難道妳要我停止呼吸嗎？」而自己一定會不曉得該如何回應，索性沉默至今；小紀翻下床，走到床的另一側，將櫃子上的那盒菸拾起，跪在地上，偷偷扔入床下。

而這也是爲什麼，現在的小紀會穿著小可愛和內褲，趴在地板上，將半截身子伸入床底。

小紀從黑暗裡退了出來，手裡抓著一個沾滿灰塵和蜘蛛絲的菸盒，她瞥了床底一眼，知道裡頭不止存在著這些東西。

她先開菸盒，抽出一根菸，抽出裸女打火機，點燃香菸，香菸已經受潮，抽起來一點兒都不痛快。小紀的視線停留在打火機頂端的金屬部份，經過這麼長的時間，儘管沒有當初那場驟雨，也一樣會生鏽，什麼都映照不出來吧——小紀一面思索，一面用大拇指摩擦著那個部位，生鏽的金屬，觸摸起來竟意外溫暖，並且粗糙，宛如一個人日益老去的肌膚。

死去的香菸斷裂，倒在小紀的手背上，她纖細的血管發芽似的抽動了一下，小紀回過神來，將菸盒扔向窗外，但菸盒被紗窗反彈回來，摔在地上，紗窗搖顫發出耳鳴似的聲響。

小紀短促笑了一聲，一瞬間以爲可以全掙脫，只剩下手上這根菸，卻只是弄巧成拙、弄得更狼狽；小紀站起身，來到窗邊，拉開紗窗，將手上那仍舊燃燒著的菸，扔向樓下的柏油路，接著彎身撿起落在床邊的菸盒，從紗窗縫隙吹進來的夜風格外刺冷，扎在小紀的背脊上，搔得小紀的脊骨末梢涼颼颼的。

小紀回到窗框旁，有好長一段時間，小紀都覺得自己再也無法理解「愛」是什麼，她發現自己再也無法像從前一樣，爲了報復某個拋棄自己的人，而假裝自己過得很好、很幸福，往往到最後，還真的能樂在其中——等到自己發現的時候，已經變成這樣了，小紀甚至連感到驚慌，或者遺憾，這一點都做不到了。

菸盒砸在街燈上頭，光線抖了一下，驚走一大群飛蛾時，小紀已經將窗戶拉上；小紀抓著窗簾，半晌卻又放了開來，她躺回床上，從內褲裡掏出一樣東西，對著窗外爬進來的微光看著。

那是一個指壓型開瓶器，光芒沿著金屬圓潤的切割流動，小紀看見自己倒映在上頭的半張臉，看起來比金屬還冰冷，小紀握起拳頭，用力捏緊，感受金

屬夾帶自己的體溫，用力往掌心鑽去，手腕的脈搏撲咚撲咚跳動，小紀最後鬆開了手。